

#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倪文彦 宋俊岭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美] 刘易斯·芒福德 著

倪文彦 宋俊岭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城市理论家、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着重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并展望了远景。内容包括：史前时代的城市，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诞生，古埃及城市，古希腊—罗马城市，中世纪的基督教、巴洛克和商业城市，近代和现代工业城市。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综合地研究了城市发展史，并对今后城市发展提出了战略性意见。本书可供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城市地理、城市规划与建筑、城市管理等工作研究参考，也可供有关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本书史料丰富，为提高实用性，书后编了中文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本书共十八章，第一章至第九章(插图1-16说明)由宋俊岭译，第十章至第十八章(插图17-64说明)由倪文彦译，索引由宋俊岭编译。

责任编辑：吴小亚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  
LEWIS MUMFORD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NEW YORK  
1961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  
倪文彦 宋俊岭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售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1 插页：32 字数：747千字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230册 定价：23.50元

ISBN7-112-00570-1/TU·404

(5727)

# 中译本序言

我丈夫早年有许多梦想，其中之一便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去广泛地游历一番，以便亲自去体验她伟大的文化和历史。那时他就认识到，对于一个想要探索欧洲文明的基础的人来说，了解中国的过去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梦想一直持续了很久，但历史事件的进程却从未令其实现。因此，现在得知他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重视，得知他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城市发展史》一书的中文译本即将出版，我丈夫和我们全家都甚为高兴。我丈夫和我对此由衷地表示感谢，我们深感这是一种快慰和光荣。

我很遗憾，我丈夫现已92岁，如今已不再从事文墨，因此本书中译本的序言只好由我来代笔。起初我想以他的名义来写，后认为这样做从历史来看将是荒谬的，所以，或许此序言可以签上我们两人的名字？

刘易斯·芒福德

索菲娅·芒福德

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

于纽约 阿米尼亚

# 原 序

本书开篇叙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本书结尾则描述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在追寻这一发展的全过程时，我力求述及城市的形式和功能，述及城市产生的各种目的。我深信我已经证明，城市一旦消除了它有史以来的固有缺陷，它将来发挥的作用将会远超过历史上所发挥过的作用。

如我的其他全部有关城市的论著一样，在这本书中我也尽可能把论述范围限定在我直接考察过的城市和地区之内，限定在我长期钻研过的资料范围以内。这样，我的论述就只能限于西方文明，而且即使在西方文明这个范围内，我也不得不舍弃大片有意义的地区，如西班牙、拉丁美洲、巴勒斯坦、东欧和苏俄。这些欠缺使我感到遗憾，但既然我的研究方法要求亲身经历和亲自观察，这是参考书所无法代替的，所以恐怕要待来世才能写得周详备至了。

附带说明，〈城市发展史〉一书的内容可以代替〈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书中有限的历史叙述部分；那本书最初四章中的内容现在就贯穿在这部著作的18个篇章中，但篇幅比原来长两倍多。因此，如果读者偶然发现这一新建筑中还保留着老建筑物的一些颓垣断壁，就象在罗马城偶然看见一段塞尔维亚王国的墙垣那样，请不要苛责我过于笃实。我只将那些我无力将其改写得更好，或因资料所限难以进一步扩充的片断，原样保留了下来。这样保存下来的材料恰可使全书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内容很充实；反之，假如我抛弃原来的构思，象个投机取巧的筑路工那样用轧路机把整个地段碾平，这本书就不会具备现有的这些特点。这种处理办法也恰当而形象地反映了城市本身的历史发展。

刘易斯·芒福德  
于纽约，阿米尼亚

## 译者序言

刘易斯·芒福德博士是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在名人词典中，他有时被介绍为“城市建筑与城市历史学家”，有时又是“城市规划与社会哲学家”。的确，他作为城市理论家，在对历代城市及城市规划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上，在论述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在学术见解上有独到性；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城市发展与文明进步、文化更新换代的关系规律。在不久以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屡陷危机，战略家和规划师们重新思考社会和文明的出路时，刘易斯·芒福德博士才在他的垂暮之年名声大噪；1987年底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国际学术会议，专门探讨芒福德著述的意义和影响，1988年4月初纽约州立大学又举行了同样的会议，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建立了〈刘易斯·芒福德城市与区域比较研究中心〉，推行他的学术思想。

《城市发展史》发表时，作者66岁。此书确可视为芒福德学术生涯深秋收获季节的代表作。作者试图在此书中描述五千年的城市发展史，试图对城市发展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作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因为作者研究发现人类文明和城市发展在历史上屡陷危机，尤在近代，二次大战后全球仍然险象环生，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为了使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有机界和个人的，以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按作者的看法，人类技术文明发展至今，已使人类城市社会发展到一个岔路口；他说：“这时，如果对历史有了深湛的了解，对那些至今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了高度的自觉，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而这一抉择无论向什么方向都终将改变人类。就是说，人类或者是全力以赴发展自身极其丰富的人类特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他自己发动起来的，并几乎是自动运转着的各种力量的支配，最后沦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以此为动机，作者在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证据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城市的起源，接着便逐一描述分析了一连串的城市文明，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近代工业文明，直至处于核威胁下的当今世界。该书是作者数十年潜心研究与反思的成果，它不仅详尽论述了城市在各个历史时代的形式与功能，尤可贵的是，它大胆而生动地从宗教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描述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过程，引人入胜地追述了城市和人类文明漫长寂静的过去和动荡多事的当今；同时满怀信念地预言了城市与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作者不仅能对人类面临大规模破坏的危险发出警号，更能掠过危险看到希望，他坚信人类创造潜力和新制度能以改造城市的形式与功能，并同时改造人类自己。

这本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广博：作者的研究论述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大跨度的，且较细致全面。他对西方历代文明兴衰更迭的精采论述，在读者眼前隐现出一条沿时间长轴波动发展的一连串正弦波线，其中每一升降周期代表一代文明，分别历时几千年或几百年不等；新旧两代文明交替时则有一段相叠的时期。作者认为，当今世界的局面正是这种

交替时期的特征：无论处于早春时期的生态文明或是处于残秋阶段的工业文明，都不能战胜对手控制全局。

即使对某一特定历史文化的研究，作者也采用一种深入的多层面的分析方法。例如他对古希腊城市文明就详尽描述了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如何以祭神活动为核心，逐步吸收、积累了外域文化，发展了建筑、艺术、诗歌、戏剧、体育、卫生、医疗，以及哲学、科学事业，描述了希腊文化的兴衰史。对其鼎盛时代，他写道：“这些人（指苏格拉底、索福克勒斯等）是新兴的希腊城市的杰出代表和化身，他们智体发达，文武双全。与他们同时产生的，是一大批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些伟人凭自身的存在体现了城市文化的这次历史性突变，它在不到两个世纪的短短时间里，在几百万人口之中产生出极丰富的人类天才，烘托出一个极繁荣的文化时代，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任何历史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他也从古罗马的寄生性城市生活中总结了历史教训：“无论从政治学或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城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城市的历史曾不止一次地发出典型的危险警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人口过度密集，哪里房租陆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边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在这些地方，古罗马的遗风便几乎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大规模的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大型比赛、展销和足球赛，国际选美女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这些东西便是厄运临近的征候。”“394年，奥运会举行了最后一次运动会，474年罗马浴场流尽了最后一滴水。529年雅典学院关闭了，这是最重要的希腊精神象征，没有它，社会生活会变得过分追求物质满足。”“至此，古典世界的古老灯火便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讲求体魄健壮而又精神健康的古希腊文化，同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古罗马文化便同时从欧洲消亡了。”类似这样的论述，到近代现代则更多更丰富。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深刻，极富哲理性。在作者的论述中，城市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化身。城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史，反映着人类社会，人类自身的同样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城市是改造人类提高人类的场所，他很形象地描述说：“最初城市是神灵的家园，而最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性在这里得以充分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中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够超越其神灵的局限，这是人类最初形成城市时始所未料的。”作者试图证明，人类凭借城市发展这一阶梯步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甚至达到了超越神灵的境地。他认为这才是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和目的：“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活灵灵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一个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芒福德在阐述城市发展过程中，用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的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和发展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他的一些深刻见解尤其集中体现在本书第十七章“特大城市的神话”之中。书中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弊端，其中的论述切中时弊，鞭辟入里，促人深思。

许多人认为芒福德是有机规划和人文主义规划思想的大师。他在本书中系统总结了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过程，对中世纪城市规划极为赞赏，对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思想评价极高。对于未来社会和城市的发展，芒福德提出的总目标是把它们向有机状态进行改造，

#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原序

译者序言

## 第一章 圣地, 村庄, 要塞 ..... 1

- 一、历史中的城市 ..... 1
- 二、动物的提示和预兆 ..... 2
- 三、墓地与圣祠 ..... 3
- 四、驯化动植物和村庄的形成 ..... 7
- 五、制陶业、水力学和改造大地 ..... 11
- 六、村庄的贡献 ..... 12
- 七、猎民的新贡献 ..... 15
- 八、旧石器文化与新石器文化的结合 ..... 18

## 第二章 城市的逐步成形 ..... 22

- 一、最早的城市过渡 ..... 22
- 二、最早的城市聚合过程 ..... 27
- 三、忧虑、牺牲和侵略 ..... 30
- 四、法律和城市秩序 ..... 36
- 五、从“保护”到破坏 ..... 39

## 第三章 先古的形式和典范 ..... 43

- 一、平原地区的城市 ..... 43
- 二、城市废墟之谜 ..... 47
- 三、都市特性与纪念性形式 ..... 50
- 四、河流, 道路, 市场 ..... 55
- 五、技术革新与缺陷 ..... 56
- 六、从几件同时代的证据中所见到的城市 ..... 58
- 七、埃及和开放型城市 ..... 61
- 八、从仪典中心到控制中心 ..... 64
- 九、原型, 还是基因? ..... 68

## 第四章 古代城市的性质 ..... 72

- 一、城市功能的发展 ..... 72
- 二、创造力的垄断 ..... 75
- 三、文化的渗透现象 ..... 77
- 四、城市的劳动分工 ..... 78
- 五、财富与人格 ..... 81
- 六、发展的韵律 ..... 84

七、城市戏剧 ..... 86

## 第五章 城邦的出现 ..... 90

- 一、迈诺斯的堡垒 ..... 90
- 二、村庄的呼声 ..... 95
- 三、奥林匹亚、德尔法神庙和科斯岛 ..... 101
- 四、旧庙新神 ..... 110
- 五、市政厅与市场 ..... 113

## 第六章 市民与理想城市 ..... 121

- 一、城市与市民 ..... 121
- 二、希腊城市的形式 ..... 122
- 三、城邦的化身 ..... 126
- 四、向乌托邦倒退 ..... 131
- 五、希腊辩证法的挑战 ..... 135

## 第七章 希腊化时代的专制主义和

都市状况 ..... 140

- 一、亚里士多德的过渡 ..... 140
- 二、从灵活的“杂乱”到死板的典雅 ..... 145
- 三、在城市的表层之下 ..... 154

## 第八章 大都市变为死亡之城 ..... 157

- 一、罗马帝国的外国遗产 ..... 157
- 二、下水道和供水管 ..... 163
- 三、广场、大剧场和公共浴场 ..... 170
- 四、下午的死亡 ..... 174
- 五、4世纪的城市财产清单 ..... 180
- 六、城市发展的限度 ..... 183

## 第九章 修道院与社区 ..... 186

- 一、天堂城市 ..... 186
- 二、保护的必要 ..... 189
- 三、人口和财富的增加 ..... 193
- 四、特许城镇和殖民地堡垒 ..... 200
- 五、教会的统治 ..... 203
- 六、行业公会的作用 ..... 206
- 七、朝圣, 盛装游行, 露天表演 ..... 212

## 第十章 中世纪的城市状况和城市

规划 ..... 215



一、家庭景色·····	215	八、赚钱与花钱的形式·····	322
二、空气、空间和卫生·····	220	九、阿姆斯特丹的典型对比·····	326
三、清洗和五官感觉·····	224	第十五章 19世纪工业技术的天	
四、中世纪城市规划的原理·····	228	堂：焦炭城·····	331
五、城市核心和邻里·····	232	一、焦炭城的起源·····	331
六、对城市扩展的控制·····	237	二、机械化与破坏·····	333
第十一章 中世纪的瓦解，对现代		三、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	335
的期待·····	240	四、人口、工业大量集中的技术条件·····	337
一、基督教城市——幻影与实质·····	240	五、工厂、铁路和贫民窟·····	339
二、威尼斯与乌托邦相比较·····	244	六、恶劣的住房和居住环境·····	343
三、中世纪的残余与新的变化·····	249	七、细看焦炭城·····	346
四、瓦解和僵化·····	254	八、物极必反：市政设施的改善·····	350
第十二章 巴洛克的权力结构·····	260	九、地下城市·····	353
一、中世纪的瓦解·····	260	第十六章 郊区及其前途·····	356
二、新的城市综合体·····	261	一、历史上的郊区·····	356
三、开阔和清晰·····	262	二、郊区发展的阶段·····	359
四、领土与城市·····	265	三、郊区的生活方式·····	363
五、高压政治的工具·····	268	四、太密了没有好处·····	366
六、战争作为城市建设者·····	271	五、郊区作为邻里单位·····	368
七、权力观念·····	273	六、铁路线、绿带、汽车泛滥·····	371
八、交通和大街·····	276	七、广大郊区起到了反城市的作用·····	375
九、新的上帝·····	278	八、空间里的家庭·····	376
第十三章 宫廷，阅兵场和首都·····	281	九、规划城市的生长发展·····	378
一、宫廷的地位·····	281	第十七章 特大城市的神话·····	387
二、宫殿对城市的影响·····	282	一、促进城市畸形发展的力量普遍	
三、卧室与沙龙·····	286	存在·····	387
四、浴场的消失·····	288	二、对大量人口的奴役·····	389
五、巴洛克的统治和炫耀·····	289	三、官僚制度的发展及其对城市的	
六、城市功能留待最后考虑·····	292	影响·····	392
七、上层阶级的广场·····	295	四、取消限制·····	397
八、巴洛克风格的残余·····	299	五、四散蔓延的畸形巨大团块·····	399
九、华盛顿的教训·····	301	六、成功的幻影·····	402
第十四章 商业的扩张和城市的解		七、拥挤与减少拥挤·····	403
体·····	306	八、胀破的城市容器·····	405
一、从市场到市场经济·····	306	九、特大城市的命运·····	408
二、新的自由·····	308	十、世界城市的文化功能作用·····	411
三、组织交通运输和交换·····	312	十一、无形的城市·····	413
四、投机性的城市平面图·····	313	第十八章 回顾与展望·····	417
五、城市扩展的代价·····	317	感    谢·····	423
六、交通成了追求利润的目标·····	319	索    引·····	424
七、居住拥挤的普遍化及其根源·····	320		



附图：图1~64

1.原始宗教仪式和纪念地 .....	1
2.城市的核心开端 .....	1
3.巨大的纪念性尺度 .....	2
4.陵园城市 .....	2
5.帝王建设者和破坏者 .....	3
6.文明的创伤 .....	3
7.城市及劳动地区 .....	4
8.圣山：德尔法神庙 .....	4
9.雅典的权力和形式 .....	5
10.虽历沧桑，古风依旧 .....	5
11.米利都形式 .....	6
12.典范的核心：庞贝城 .....	6
13.庞贝城的日常生活 .....	7
14.庞贝城和帕维亚城 .....	7
15.庙宇和超级市场 .....	8
16.民众容器 .....	9
17.中世纪的原型 .....	9
18.修道院的式样 .....	9
19.“中世纪的”牛津 .....	10
20.俯视全城的教堂与修道院的 院子 .....	10
21.石头城威尼斯 .....	10
22.典礼仪式和戏剧艺术 .....	11
23.基督徒的理想 .....	12
24.佛罗伦萨 .....	12
25.文艺复兴的宁静和沉着 .....	12
26.广场的多种用途 .....	13
27.巴洛克的动态气势 .....	13
28.巴洛克的形式主义 .....	14
29.宫廷般的生活 .....	14
30.贵族居住区广场的演变 .....	14
31.富丽堂皇的远景 .....	15
32.扩展与禁锢 .....	15
33.优雅的村庄 .....	16

34.商业指挥一切 .....	16
35.赚钱与花钱 .....	17
36.有机规划：阿姆斯特丹 .....	17
37.巴思的骄傲 .....	18
38.一厦庇万物 .....	18
39.工业的焦炭城 .....	19
40.19世纪工业技术的地狱 .....	19
41.模范工业村 .....	20
42.绿色的乡村城镇 .....	21
43.郊区的征服 .....	21
44.布卢姆斯伯里和汉普斯特德花园 郊区 .....	22
45.过时的巴洛克：华盛顿 .....	22
46.标准化的混乱 .....	23
47.城市的破坏 .....	23
48.吞食土地 .....	24
49.升华和复旧 .....	25
50.更多更快地变化 .....	25
51.城市规划中的创新 .....	25
52.围区规划 .....	26
53.功能分区 .....	27
54.保存与创新 .....	27
55.历史性核心区 .....	28
56.大学城 .....	28
57.区域网络 .....	29
58.绿色环境 .....	29
59.人的尺度 .....	30
60.走向‘社会城市’ .....	31
61.城市的核心 .....	31
62.从恐怖到胜利 .....	31
63.城市复兴 .....	32
64.蜂窝还是城市 .....	32

# 第一章 圣地，村庄，要塞

## 一、历史中的城市

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又经历了哪些过程？有些什么功能？它起些什么作用？达到哪些目的？它的表现形式非常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城市的发展，从其胚盘时期的社会核心到它成熟期的复杂形式，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总之，发展阶段应有尽有，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城市的起原至今还不甚了然，它的发展史，相当大一部分还埋在地下，或已消磨得难以考证了，而它的发展前景又是那样难以估量。

城市会消失么？或者说，我们的整个星球将会变为一座巨大无比的蜂巢？——那只不过是城市消失的另一种形式。驱使人们居住到城市里来的那些生活需求、愿望，如今能否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实现耶路撒冷、雅典、佛罗伦萨等城市似曾兆示过的一切？除了“死亡之城”（Necropolis，原意为古代都市的坟场，帕特里克·格迪斯曾以此代表城市发展面临的绝境——译注）和“乌托邦”以外，还有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建设一种没有内部矛盾、完全能以丰富、促进人类发展的新型城市，是否可能？

如果我们要为城市生活奠定新的基础，我们就必须明瞭城市的历史性质，就必须把城市原有的功能，即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功能，同它将来可能发挥的功能区别开来。如果没有历史发展的长远眼光，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观念中便会缺乏必要的动力，不敢向未来勇敢跃进，因为我们当前相当大一部分规划方案（其中许多还自诩为“先进的”或“进步的”），较之经过我们努力可以实现的城市和区域形式来说，简直是枯燥呆板的讽刺画。

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人类历史刚刚破晓时，城市便已经具备成熟形式了。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循这些遗迹继续追寻，沿着城市经历的种种曲折和所留下的印痕，通考5000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直至看到正在展现的未来。

当最后研究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就会发现，城市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时，如果对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对那些至今依然控制着人类的古老决定有了高度的自知，我们就有能力正视如今人类面临的迫切抉择；这一抉择无论如何终将改造人类，即是说，人类或者全力以赴发展自己最丰富的人性，或者俯首听命，任凭被人类自己发动起来的各种自动化力量的支配，最后论落到丧失人性的地步，成为“同我”（alter ego）<sup>①</sup>，

注：译文中打[ ]的数字，是原书页码，供查索引用。——译者注

① 同我，alter ego，是人类学研究中的概念。系指一种信念：相信人与草木或禽兽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相关的命运。这些与人相关的草木禽兽，便是其人的“另一自我”（alter ego），人类学中称为“同我”。参见“云五社科大词典，第十册”。——译者注

即所谓“史后人类”(Post-historic Man)。这后一种抉择将使人类丧失同情心、情感、创造精神,直至最后丧失思想意识。

许多城市,许多现行教育机构和政治组织,已经对“史后人类”犯下了不同的罪过。人类这个驯顺的生物将不再需要城市;过去的城市将缩小到一个地下控制中心的规模,因为生活的所有其他属性都为适应控制和自动化的需要而丧失殆尽。趁人类的大多数尚未在“自动化天堂(pneumatic bliss)的小恩小惠的诱惑下盲目接受这种前景,趁整个儿威胁尚未被这些小恩小惠掩盖起来,我们来重新回顾人类历史在城市的作、塑造之下的发展进程,就很有必要了。为使我们当前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须能包括社会组织的和个人的,最后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构想出这样一种新秩序,我们才能为城市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 二、动物的提示和预兆

在考察城市起源时,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注于城市的物质性遗迹。但是,正象<sup>[5]</sup>我们在古人类研究中一样,当我们注意研究古人类的遗骨残片、工具和武器时,我们却很不应当地忽略了那些如今几乎已不留任何物质性遗迹的创造发明,如语言、礼俗等。远在我们如今可以称之为城市的任何形式都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城市的某些功能可能就已经在发生和发挥了,城市的某些目的可能已经以某些方式在实现,城市后来的场地有些可能已经一度被占用。

如果我们仅只研究集结在城墙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性建筑物,那么我们就还根本没有涉及到城市的本质问题。我认为,要详细考察城市的起源,我们就必须首先弥补考古学者的不足之处:他们力求从最深的文化层中找到他们认为能以表明古代城市结构秩序的一些隐隐约约的平面规划。我们如果要鉴别城市,那就必须追溯其发展历史,从已经充分了解了的那些城市建筑和城市功能开始,一直回溯到其最早的形态,不论这些形态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距业已被发现的第一批人类文化丘<sup>①</sup>有多么遥远。须知,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已有了宿营地、贮物场、洞穴及石冢<sup>②</sup>;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产生之前则早已有了某些社会生活倾向——这显然是人类同许多其他动物物种所共有的倾向。

游动和定居,人类生活就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摇摆不定。这两种形式的差异可以一直上溯到动植物两大群体最早分离的时代——那时的动物界是以原生动植物组成,大部分能自由移动;植物界则由相对座生的有机物组成,固着性较强。前者,动物界中,如牡蛎,有些物种有时会变得过分地固着于同一地点,因而丧失了移动能力;而许多植物却以其地下根系,尤其以其种子的脱落和传播,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移动的自由。总之,在生命发展的每一水平上,生物都以移动换来了安全,或者相反,因不能移动而遭受危险。在许多动物物种中自然也存在着要求定居、休息的倾向,要求回归到安全而又能提供丰富食料

① 文化丘, Tells, 中东地区一处古丘, 积累了丰富的古人类聚落文化遗迹; 石冢, Cairn, 圆台形垒石堆, 古爱尔兰人丧葬地纪念标志; 两者都是古人类聚汇或聚居的地方。——译者注。

的有利地点；而且，正如卡尔·欧·索尔（Carl O. Sauer, 1889~1975, 美国地理学家，新大陆人文地理权威——译注）所说，贮藏和定居这种癖性本身大约就是原始人类的特性一种。

不过使人类得以安定，得以延续的更有意义的因素，还在于人类自身的动物性渊源。许多生物，甚至包括鱼类，都是群生群居，以便交配繁衍，养育后代。鸟类则更是往往年复一年地返回固定的鸟巢，群生的鸟类则更有共同生息的习性，在孵育季节里都聚集到一些安全的地区，例如岛屿或沼泽地。较大的交配群体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小属种，这就<sup>[6]</sup>有可能产生遗传的变种，这是小群人类中近亲繁殖所无法实现的。类似这样的生息、繁衍基地，就是人类最早的永久性聚落的雏型，亦即小村落或原始村庄的雏型。远古城镇的一种形制，它那种以封闭性作防御的涵义，连同它类似鸟类那样各有自己“领地”的特点，正具有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历史背景。

就连人类城镇的复杂技术特征，也不乏其动物界的先例。某些物种，最明显的莫过海狸，当它们长期群居某个地点以后，常常会有目的地改造这个环境：伐树、筑堤、造窝等等。这种工程活动会把一个紧密的大家族改变成许许多多小家庭组成的松散联盟，它们相互合作，致力于改善共同的生活环境。如果说海狸的生活场所还不具备人类城镇的许多特性的话，那么它已经很接近于古人类那些村落了，那些村落也完成了许多水利工程事业。

尽管如此，其他动物的最发达的集体居住地同人类最原始、最初步的城市社区相比较，之间仍然存在着天壤之别。相反，沿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进化线索，我们却会发现与“文明生活”、城市极相类似的现象，这条线索是由各种具有社会特征的昆虫体现出来的。蜂巢、白蚁群、蚂蚁冢这类构造，往往规模十分庞大，建造得十分巧妙；而且，它们的社会功能同人类城市具有极相类似之处——这些特点很多，我将留待下文城市出现时再细谈。总之，就连劳动分工、等级分化、进行战争、效忠制度、驯化其他物种、役使奴隶等等现象，早在它们还没有出现在人类古代城市中时，数百万年前就已经风行于某些“蚂蚁帝国”之中了。不过，请注意：这并不是说二者间存在着生物学上的延续性。相反，这是平行发展和趋同现象的一个例证。

### 三、墓地与圣祠

从人类永久性聚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也有类同于其他社会性物种的动物性需求；但是，即使是最原始的城市起源形式，也要比单纯的动物性需求丰富得多。当你从远古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偶然找到人类的一些残留物，或是他们使用过的砍削石器时，不久你就会发现一些证据，证明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特殊兴趣和忧虑；他们尤其关心对死者的安葬问题，表现在他们对安葬形式的精心安排；从中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出古人类对死亡现象的虔诚观念和忧惧心理。

古人类敬重死去的同类，这本身即表明古人类被他们昼思夜梦的那些强大形象迷住了；这种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要寻求一个<sup>[7]</sup>固定的聚汇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不安定的游动生涯中，首先获得永久性居住地的是死去的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

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虽然当时的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不易形成固定地点上的永久性居住，但至少死去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特权。很久以前，犹太民族要求把埋葬着他们祖先的土地作为他们的家产归还给他们，这一很有合理的要求看来是有历史渊源的。总之，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城市生活的形成过程包括了从最早的“曙人”<sup>①</sup>的安葬地到后来古代都市大坟场的全部历史过程，这期间埋葬着一代接一代的历史文明。

所有这些现象中，很含有些讽刺意味：一个旅行者，当他来到一座古希腊或古罗马城市时，他首先见到的便是一排排的陵墓，和通往城市的大道两旁的许多墓碑。至于古埃及，它虽有过伟大的文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曾有过极繁荣、欢快的景象，但留存至今的也多是些庙宇和陵墓。即使在拥挤的现代城市中，首先大规模迁往乡间的更理想地点居住的，便是死人向郊外坟场的移民，移居到美妙的天堂乐土（Elysium，希腊神话中善人死后去居住的乐土——译注）。

但当时环境还有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仅利用过它，而且以后也定期回到这里来：这个组成部分即岩洞。世界各地有许多证据表明，原始人类曾居住在岩洞中或者定期探访岩洞。例如，法国多尔多涅河（Dordogne，法国西南部一条河流——译注）畔的石灰岩山洞中，从一层层的堆积物的考察中发现，古人类曾经连续在这里居住过；这里的岩壁不断遭河水侵蚀而使河床下降，这些古老的避难所相对升高，而且下方已经显露出一些新形成的台地。但这些岩洞更重要的作用还不在于其用于古人类的居住地，而在于这些岩洞在当时的艺术和礼俗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拉斯考克斯（Lascaux，法国西南部多尔多涅地区的史前岩洞——译注）和阿尔塔米拉（Altamira，西班牙北部桑塔德地区的岩洞——译注）的岩洞虽然不曾有古人类居住过，但看来却是当时的某种礼仪活动中心，正象尼普尔（Nippur，古巴比伦王国苏美尔地区的古城，位于幼发拉底河畔，在现今伊拉克的东南部——译注）和阿比多斯（Abydos，有两座古城都叫作阿比多斯，一个在小亚细亚，另一个在埃及中部，靠近尼罗河。此处指的是后者——译注）两座古城一样。人们发现，直至公元前4世纪，还有一处雕刻画的内容正是祭奉宁芙女神的某个山洞，画中还反映了赫尔米斯神和潘<sup>②</sup>——这幅雕刻画是在彭提里贡山（Mount Pentelicon，希腊雅典东北部阿蒂卡地区的山岳，出产优良的大理石——译注）中一处宁芙神岩洞中发现的。

古代特有的这些礼仪中心的深部，位于一些幽深的地方，常须弯腰弓背才能进入，还要爬过许多曲折、危险的通道。这类地点往往是天然的巨大岩洞，洞内绘满壁画，构图精巧，形象生动，所绘大多为古代许多真实的动物，偶尔还有些很合礼仪和传统风格的男男女女。有些地方，这类艺术达到了极高的美学水平，可以说直到15 000年以后开始建造庙宇和宫殿，人类才重新赶上这种水平。有人认为，这种优美图形只不过是古代巫术的副产<sup>③</sup>

① 曙人，Dawn Man，这是加拿大地质学家约翰·威廉·道生（1820—1899）以人脑猿猴伪造的化石标本而命名的一个概念，也称皮尔唐人，造成蒙混学术界四十年之久的骗局，现已被推翻。——译者注

② 宁芙，nymph，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居住在海洋、河湖、山林、沼泽中的女神；赫尔米斯，Hermes，希腊神话中兼司学艺、经商、辩论术之神，足生双翼，兼作其他诸神的信使；潘，Pan，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牧人之神。——译者注

品，果真如此，这些艺术形式本身不就也施展了自身特有的魔力了吗？这种魔力不是把人们吸引回到古代这种出色的艺术表现的场所中来了吗？

这类活动，甚至包括它们那些最原始的形式，都并未随自身的时代而消亡，而是长期流传下来，并传入后世的都市中。阿里埃日（Ariège，法国南部一古地区——译注）的“三兄弟岩洞”（Cavernes des Trois Frères）中的一幅旧石器时代的壁画上画着一个男子，身披雄鹿皮，头戴一对鹿角，据推测这是一个男巫。同样，在英国某洞穴中所发现的一块属于同一时期骨刻画上，刻有一男子，面部蒙有马头面具。据克里斯蒂娜·霍尔（Christina Hole，〈英国的家庭生活：1500~1800〉，以及〈英国民俗〉的作者——译注）研究，直至公元7世纪，在英国每年元月的朔日仍由男巫举行祭礼，他们身披兽皮，头戴兽面，沿街跳蹕舞蹈。当然这种风习已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所不容，因为他认为这种作法是“兴妖作怪”。不过，如果从这些风俗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古代流传下来的某些传统，那么，从岩洞礼仪中我们就更能看出古代社会的社会性和宗教性推动力；正是在这两种推动力的协同作用之下，人类才最终形成了城市。形成城市以后，恐惧、崇敬、骄傲、喜悦等等所有这些原始的感情形式便被艺术活动进一步渲染，并由许多感情丰富的参加者所丰富了。

象人类最早的坟丘、墓葬一样，从旧石器时代这些古老的圣地中，可以说，我们也看到，人类城市文明生活方式那时即已萌动，而当时永久性的村庄聚落形式可能尚未出现踪影。岩洞圣地的礼仪活动根本不同于交配季节里的单纯汇聚，不同于饥渴困顿的人群到某个宝地来求食求水，也不同于在某个便利但有禁限的地点偶或进行的贸易交换活动，互换些琥珀、玉石、食盐，甚或还有加工工具等。在这些礼仪活动中心，人类逐渐形成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不仅食物有所增加，尤其表现为人们广泛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社会享受也有所增加；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这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篇〉中所描述的那种理想生活的成胚时期，是乌托邦的第一次闪现。因为谁也不会怀疑，在当时为保证较充足的动物性食料而进行的艰难奋斗中——如果说保证充足的猎获物就是那些岩洞壁画和礼仪活动的神秘目的的话——这些艺术活动本身的确给原始人类生活增添了内容，其意义绝不亚于狩猎活动的物质性收获。所有这些都同历史上城市的本质有直接关联。

旧石器时代的岩洞还让人联想起许多其他古老的圣地，这些圣地也是各种神圣含义和权力的象征，能把人群从很远的地方吸引到各自领地范围里来。这些圣物可以是一些巨岩、神圣树丛，有纪念意义的树林、圣井，例如格拉斯顿别里的圣杯井，据传说亚力马太城的约瑟即将圣杯投入该井中<sup>①</sup>。这些固定的地面目标和纪念性聚汇地点便逐渐地把有共同的祭祀礼俗或宗教信仰的人们，定期地或永久地集中到一起。麦加、罗马、耶路撒冷、贝拿勒斯（Benares，印度古城——译注）、北京、京都、卢尔德（Lourdes，法国古城，著名的天主教圣地——译注），这类古城如今仍然记得并且在继续追求这些原始的目的。

① 格拉斯顿别里，Glastonbury，是英国英格兰西南部萨默西特郡一古城；亚力马太城是古代巴勒斯坦犹地亚地区古城；约瑟是耶稣的弟子。据传说，这个圣杯，Holy Grail，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酒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约瑟曾用这只杯子承接耶稣创口上滴下的血，并埋葬了耶稣的尸体。以后约瑟便把圣杯和基督教的忠诚带到了格拉斯顿别里，但后来圣杯失踪了，有关圣杯的传说很多。——译者注

这些基本特性都与自然环境特征有密切联系，只凭这些特性本身并不能建立或维持一座城市，但它们却是古代城市的支配中枢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这些岩洞大约还使古人类形成了最早的建筑空间概念，使他们看到有围墙的封闭型空间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和感召力量。山岳当中那些有壁画的岩洞预示着古埃及金字塔陵墓，金字塔本身就是有意仿造的人工山岳。在这一主题下所产生的变形真多得不可胜数：埃及的金字塔，亚速海和巴比伦的神庙，古波斯的人工洞穴，以及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然而不论它们有多么不同的形式，却都是以山洞为其原型的。这些大山洞的形式和目的都在城市最终形成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样回溯城市起源时，我们当然也不应忽视古人类的各种实际生活需要，这些实际需要把一些家族团体和部落集团在一定季节里聚拢到一个共同的生活环境中来，形成一系列的营地，即使在从事采集或是狩猎的经济中也如此。这些需要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而且远在新石器文化尚未广泛形成农业村庄和城镇的时候，人类大约已经懂得如何为后来这些村庄、城镇选择有利的地点了：流水终年不断的清泉，坚实的高地，交通便利而又有河流或沼泽为保护的地点，濒临江口河湾，有丰富的鱼类、蚌类资源等等——这些因素在许多地区的过渡性中石器经济（mesolithic economy）中都成了重要条件；这些地点所发现的大堆大堆的贝冢（古人类拣食贝类食物后所遗贝壳堆成的小山——译注），就是这些永久性居住地的见证。

但人类聚落形式可能甚至比这些原始小村落还要早：在俄国南部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建筑物的遗迹，似乎是原始村落的一部分，这些发现告诫我们不宜把永久性村落出现的时代估计得太晚。最后我们将发现，狩猎时代的宿营地渐渐扎根，变成永久性栖息地，变成居统治地位的旧石器文化飞地，外围是新石器村庄。

这里请注意：非永久性聚落的3个起源形式中，有两个都同神灵、祭祀有关，而不仅只同生存有关；它们关系到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表明人类这时已经意识到并开始考虑过去和未来，已经觉察到并开始忧惧有性生育之谜，死亡之谜，想知道死亡以后是个什么境界。随着城市的逐步进化成形，其内容自然也日益丰富起来，但上述这些核心因素却始终始终是城市存在的依据，而且它们是同城市本身的经济基础密不可分的。后世一系列的城市组织形式，从庙宇到天文观测，从剧场到大学，都发端于先古时代人类围绕着古冢或岩画，围绕着某处巨岩或圣树丛举行的那些古老集会之中。

由此可见，在城市成为人类的永久性固定居住地之前，它最初只是古人类聚会的地点，古人类定期返回这些地点进行一些神圣活动：所以，这些地点是先具备磁体功能，尔后才具备容器功能的；这些地点能把一些非居住者吸引到此来进行情感交流和寻求精神刺激；这种能力同经济贸易一样，都是城市的基本标准之一，也是城市固有活力的一个证据，这同乡村那种较为固定的、内向的和敌视外来者的村庄形式完全相反。

所以说，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这类地点除具备各种优良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一些“精神的”或超自然的威力，一种比普通生活过程更高超、更恒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威力，因此它们能把许多家族或氏族团体的人群在不同季节里吸引回来。这些纪念性的人类活动纵然有其阶段性、短暂性，但承载这些活动的物质结构，不论是旧石器时代的大山洞或是马雅人的礼仪中心——高大的金字塔，却会从世代习传中形成较为经久的空间形式。



人类精神一旦从其迫切的动物性需求中分离出来，便开始在自身存在的广阔天地中自由活动，并给各种自然构造，如岩洞、树丛、泉水和以自然构造为原型而经心建造的人工环境都留下自己的印迹。所以，远在城市的复杂形式还没有出现，远在城市还未形成功能齐备、健全的整体环境之时，城市的某些功能和目的就已存在于上述那些原始结构之中了。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 四、驯化动植物和村庄的形成

城市生活的某些种子虽在旧石器文化中就已形成，但当时却没有适宜的土壤供其萌芽生长。狩猎和采集的生产方式中，每平方英里土地（约合2.59平方公里——译注）的供养力不足10口人。为确保生计，旧石器时代人类就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和能力。在古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机遇、幸运同智慧、技巧在相互竞争：他们有时能饱餐一顿，有时则忍饥挨饿。直至学会熏制和腌制肉类食品以前，他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人群总保持较小的规模，到处游动，从不携带过于沉重的东西，也从不囿于固定的居住地点。

直至中石器时代，大约距今15 000年以前，人类才首次获得了较为充足、稳定的食料供应。至此，考古学家才在从印度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范围内开始普遍发现了人类永久性聚落的确切证据。这种文化以捕食蚌类、鱼类（大约还采食海藻）为基础，而且也种植块茎作物，这无疑是为了补充其他不可靠食料来源的不足。随着中石器时代小村落的出现，开始有了最早的农业开垦地，也有了最早的家禽家畜：猪、鸡、鸭、鹅，尤其还有狗——人类最古老的动物伙伴。用扦插方法繁育食用植物，例如枣椰树、橄榄、无花果、<sup>〔1〕</sup>苹果和葡萄，大约就产生于这种中石器文化。种植果木树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本身就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延续性的居住地点，而且学会了长期的管理方法。

最后一次冰川时期消退之后，人类的食料来源极大地丰富了，这对人类的大脑和性器官的进化和发育产生了显著效果。采食很容易，居住较安全，因而生活比较轻松了；人类摆脱了长期以来的被迫挨饿状态，性要求不再因饥饿而受到抑制，各种形式的性特征也随之达到了早期的成熟状态，性功能变得持久而强烈，这些大约是狩猎和采集时代的人群在朝不保夕的半饥饿状态中所不可能有的。在西方人发现波利尼西亚人时（Polynesians，中太平洋的岛群统称波利尼西亚，意即“多岛群岛”，包括夏威夷群岛、汤加、萨摩亚等，该地区人口大部为波利尼西亚人——译注），那里的饮食状况和婚嫁风俗，正反映了中石器时代的这种景象。

就这样，定居方式，驯化动植物，饮食正规化这些进化过程，大约在距今10 000或12 000年以前，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此人类开始有系统地采集并播种某些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同时开始驯化其他一些种子植物，如瓜类、豆类，并开始利用一些牧畜、牛、羊，后来还有驴、马等。掌握了这些动植物以后，人类的食料来源，拖运能力以及集体流动能力，便大大增加了。这场伟大的农业革命的这两个方面，都决不可能发生于游牧部落民之中：因为必须在同一地区持久居住下去，人们才能够观察到植物的生长周期，深入了解自然过程，从而才能有系统地模仿这些自然过程。大概，这次大进步的中心事件还要算是人类对自身的驯化，这本身便是人类对于性活动和生育活动日益发生兴趣的一个证据。